

陈海阳 中短篇 篇小说选

卷 一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陈海阳中短篇 小说选

卷 一



3600873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海阳中短篇小说选/陈海阳著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2. 7

(牡丹文丛/黄金河主编)

ISBN 7-5059-4113-5

I. 陈… II. 陈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4316 号

书 名	牡丹文丛(1-10 册)	
主 编	黄金河	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	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	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	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	
责任编辑	任 杰	
责任印制	胡元义	
印 刷	广东台山市华宁彩印厂	
开 本	850×1168	1/32
字 数	246 千字	
印 张	9.8	
插 页	2 页	
版 次	200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
书 号	ISBN 7-5059-4113-5/I·3203	
定 价	138.00 元(本册 20.00 元)	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这朵花儿叫喜欢

——代《陈海阳中短篇小说选》序

刘心武

[按]文友海阳的小说终于结集出版了，我真为他高兴。张爱玲曾说：“出名要趁早。”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青春期出名的机遇。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目前的文化态势下，在文学上如果没有青春成名，那么，一个年过半百的作者，任你对文学有多么痴迷，工力有多么深厚，作品有多么精致，恐怕都很难引起人们注意了。但一个人热爱文学写作时，可以把成名成家排除在外，花开花落任由之，云舒云卷自从容，只是出于一种天性，鸣发出一派天籁，得大欢喜，圆人生梦，那么，即使是耄耋之年才来动笔、出书，也仍属开放出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心灵花朵，有缘读到这样文字的人，也许会获得比读所谓名家轰动之作更多的启迪与感动。张爱玲虽说趁了早，但她真正大名煊赫，也已是晚年了，并且是端赖夏志清那本用英文写成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对她的大力赞美。海阳的这些小说的命运谁能料定？说不定若干年后会有一位夏志清般的评家站出来，偏论证出这些文字有着非凡的价值呢！海阳嘱我为他的小说选作序，我把前些时写成的一篇随笔献给他，也献给有缘翻开这本书的读者，我想，海阳因为喜欢所以写作，我因为喜欢所以献序，您因为喜欢所以翻阅，这世界，这人生，最最难得的是喜欢，让我们的心弦在喜欢的情绪中瑟瑟颤动吧！时在2002年3月23日于北京温榆斋中。

前些天看电视上转播京剧票友大赛，一位年轻的女士演唱了程派名剧《春闺梦》选段，那游丝腔婉转幽咽，甚有韵味，主持人问她跟谁学的？她说并没有人教她，只是有盘磁带，反复听，来回吟，也就唱下来了。主持人表示吃惊，这样的流派唱腔，如此吃重的唱段，居然靠听磁带便驾驭下来了，问她成功的诀窍是什么？她微笑道：“因为喜欢。”

我们生命的意义之一，是审美。这一点常被不少人忽略。不管你发了多大的财，如果始终不能自觉地享受审美的快乐，那你的人生就存在着重大的缺陷。而真正的审美境界，是无功利性的。那位演唱《春闺梦》选段的票友，虽然参加了大赛，上了电视，并且能与当红的专业演员同台演唱了另一程派名剧《荒山泪》的选段，得了奖项，博了掌声，但除了她的亲友邻里同事，大概不会有多少看电视的人会记住她的姓名，“春梦随云散，飞花逐水流”，事过境迁之后，她多半还是回到其生活的常态中，继续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去亲近京剧。一位专业京剧演员对我说，她很羡慕这样的票友，因为完全是出于心里喜欢而亲近京剧，她自己呢，当然也喜欢这一行，但面对票房的不景气，评奖评职称的压力，改行去演电视剧的同科者的蹿红，为适宜旅游者猎奇眼光不得不参与的肤浅演出……便往往弄得没了喜欢，只有厌倦与烦怨。

能把自己的本职与喜欢融为一体的人，是大福气人。但一般来说，本职里面总难免功利当头，说高点是社会责任，说低点是养家糊口，即使不名利熏心，总不能不计投入回报，恐怕很难一味地只是审美愉悦。因此，在本职以外，开拓一片无功利因素的业余爱好空间，便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了。但一般人的业余爱好，还只停留在健体养生、调节心理的层面上，还不懂得通过审美的生命体验，去获得人喜欢、大自在。

我郊区的书房，离北京东北部的温榆河中游不远，趁着秋离

气爽，我去那还有些野趣的河边，画了不少水彩写生。我没受过有关的专业训练，谈不上画技，全是率性而为，但画时觉得通体舒泰，仿佛温榆河边那些拂地的柳丝、摇曳的芦花、密集的红蓼……全都在跟我窃窃私语；画完回去把一幅幅还没干透的水彩画随意摆放在书房处，在音响播放的爱曲中仔细欣赏，自得其乐，如翔云霄。

昨天看电视，偶然看到上海卫视的一部记录片，介绍一群平均年龄五十岁左右的妇女，多半是退休与下岗的职工，她们组织了一个舞蹈队，请了一位舞蹈教师，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这位舞蹈教师并非科班出身，也没有专业演出经验，原是一家食品店里负责水果专柜的售货员，他因为喜欢舞蹈，自己照着电视里面的舞蹈节目和有关录像带，对着家里的穿衣镜模仿揣摩，居然不仅能跳人家演出过的舞蹈，还能编出一些舞蹈，教给那一群妇女，她们都感谢那比她们都年轻的男老师，令她们圆了青少年时代的梦；现在那舞蹈教师就靠她们集资给予的不算多的酬金维持生活，那是一种清贫而有尊严的生活，从镜头上可以看出，他满脸满心喜欢。于是我想，我之于绘画，与他之于舞蹈一样，都没有科班赋予的基本功，但因为实在喜欢，所以也许画出的跳出的毕竟就脱出了匠艺而蕴涵了纯真，与那听录音带而唱下了《春闺梦》的女子的声腔一样，自得其乐而外，也能度给别人些许快乐。

于是我决心趁秋色斑斓，再画些温榆河景色，哪天约几位至好到乡村书房小聚，开个私家画展悦己娱人。在河边我遇到一位散步的离休干部，他采了几朵银色的小花插在茄克衫胸兜里，我问他：“您采的花儿叫什么名儿？”他笑得脸上的皱纹也仿佛一朵风中的花，回答我说：“这朵花儿么……就管它叫喜欢吧！”难得喜欢！你心上也有这么朵花吗？

推石上山的人

——《陈海阳中短篇小说选》序

郑 明 标

好几年前，汕头市文联《潮声》编辑部办的一些活动中，我常见到一位头戴毡帽，脸膛赤黑的青年作者。后来一打听，他叫陈海阳，是来自潮州市的。在潮汕，特别是中青年人，极少有戴帽者，因此，海阳的形象就很快镌刻在我脑中。对他的小说，我只浏览过几篇，起初没特殊印象。但后来我在与人闲谈中，听说他的头发如常人一般，春夏秋冬戴帽子，只是他的习惯而已，我就觉得，这是一位有个性的人。最近集中地阅读了他 10 多篇小说和他为了出选集而写的《后记》，我大吃一惊，他在 1988 年夏，就以胃癌患者动过手术。大难不死后，才拿起笔写小说，坚持写了 10 个春秋左右，居然有 40 多万字发表问世。在目前审美文学处于低潮阶段，潮汕基层中的文学傻子“爬格子”的劳作，几乎是既无名，又无利的。如果出书，往往还得贴上血本——我估计海阳这本书也将是这样的。也就是从他这文学创作和出版过程看，我认识到这是一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，是一位有勇气、有毅力的人，是一位有志推石上山的人！

看了海阳的小说选和《后记》，加上几次与他坐谈，在我脑海中还逐渐由无数直觉和感知凝聚出另一个观念：海阳是一个虚心，永不满足、永不止步和有危机感的小说家。这对从事文学创作的中青年来说，是十分必要的修养与心理机制。开头他写了几篇小说，虽然有了赞歌、鲜花与奖状，但仍苦恼于没有突破。他参加

了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函授，努力学习东西方一些文艺理论，苦苦思索怎样试验以新的视角、新的叙述方式、新的理念、新的技巧来建构新的小说，因此不断有新的收获。尽管至今还未取得重大成就，但这种与时俱进的姿态、不断求索的自我超越意识却是值得学习的。

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我们都处于现实主义、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三种文学模态并存的时代。这些“主义”本身就是一个个、一种种带有科学性、艺术规律而又异常庞杂和众说纷纭的系统，彼此之间也没有绝对的鸿沟，而只有历史性的延续与变异；而且，它们还有许多相通、相融、相切、相交之处。先锋文学以它的实验性自有创新的亮点，但也有失败的例子。随着时代的更迭和社会的进步，博取前人智慧的结晶，实现多向度、多层面的开掘，应是一切有志之士努力的方向；而墨守成规，固步自封，却将是守旧、守成者自划的禁区。海阳能够意识到潮汕作者在视野、境界和理论水平等方面的局限性，也深知潮汕文化源远流长、景观独特，而始终坚定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，从没动摇过对潮汕地域传统的指认。这种自我认知、自我定位的文化心态，对潮汕文学家来说，也是十分可贵的。

从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海阳创作主体的脉络走向。他的视线从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，从相对比较封闭的世俗文化到开放的现代文化。他对社会与文艺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不断升华。有人说文学最重要的是感情，有人说文学最重要的是理性，我认为都说得对。人类社会从原始野蛮到现代文明，从个人专制到社会法治，都是理性提高的结果，也是人类群体从动物性向人性进化的结果。随着人类现代化的进程，文学的理性逐步提高，这是不容置疑而且是迫切的事情。在这一方面，海阳是注意到了，并在努力体认。但要在文学作品中灌注猛烈似火，温柔如水的感情；同时体现洞察入微，高瞻远瞩的理性，恐怕需要毕生的努力和心血。

的付出。

海阳不断探寻潮汕现代小说的出路，并曾把自己的文学生涯比喻为推石上山。但愿他日以继月，月以继年，不懈而坚定地把石推上去，推上去！

2002年2月11日（春节）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汕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作协文学研究室主任、《汕头作家》报执行副主编）

一个执著的人

——《陈海阳中短篇小说选》序

钟 泳 天

潮州古城，向有才子才女庶出，故而有“昌黎旧治，风水名邦”之美誉。现当代以来，从事文学艺术者常有出类拔萃，不断为古城增添光彩，但其中多数离乡背井，在外面发展起来的，因此有人将此现象戏称为“出生入死”，其寓意不外乎：潮州地方太小了，意识范畴太狭窄了。

纵然本土环境受到限制，从事文学受到种种制肘，但由于文学事业之崇高，仍常有执着的追求者，海阳就是其中一例。

我认识海阳已有十几年了。记得那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。编辑部同仁在一堆自然来稿中读到一篇小说，觉得写得不错，但作者陈海阳三个字很陌生，于是有人打电话跟潮州方面的文友了解情况，对方说确有其人，刚出道，很勤奋。小说在1990年第四期的《潮声》杂志发表出来了，并且获得当年第一届“国贸杯”《潮声》文学奖二等奖。颁奖仪式过后不久，海阳才来汕头领取证书和奖金。这是他第一次来《潮声》编辑部，也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进入我眼帘的是一个眼睛深邃、皮肤黝黑、头戴卷边软帽、身穿茄克的青年人。那装束，那气派，很像美国电影里的西部牛仔。当时我不胜惊奇，他那篇获奖小说不失典雅、情感细腻、略带伤感的情调，与印象中牛仔的骠悍、粗犷、豪爽，相去何其远！

我的惊奇不止于海阳给我的第一印象。不久，我从潮州文友

口中获悉他是一个癌症患者，1988年作胃部手术，当时医生断言他只能活半年。在后来的一次中国经济特区文学笔会上，当时是在厦门召开，我与他同住一房间。白天开会、研讨、观光，只见他乐呵呵的，谈笑风生，根本不像一个患了绝症的人；晚间他每每又改稿至深夜。我提醒他要注意身体，闲聊间，有意无意扯到他的身体问题。他说，“得知自己患的是胃癌之后，我在病床上整整失眠了三个夜晚，但没掉一滴眼泪，慢慢地也就想通了。这也是我毅然决定写作的原因。”如此说来，他战胜癌症的奇迹，珍惜生命的方式，何尝不是全身心投入文学的缘故？我眼前渐渐浮现出一个硬汉的形象！我对他说，我想把你的事迹写出来发表。他淡淡应道，“这并没有什么可宣扬的。写作于我已是一种生存方式罢了。”想不到十年后的今天，我才有机会写出来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市场经济人潮开始涌动，不少作家纷纷下海经商。潮州枫溪镇是个瓷都，与江西的景德镇齐名，当时海阳在枫溪因有特殊的关系，开一家陶瓷贸易公司是件轻而易举的事，甚至已有人替他物色到美国、加拿大的客户了，他考虑再三，还是放弃了。他说，“能赚钱过富裕日子并非坏事，但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，想同时兼顾创作与经商，几乎不可能。我这一代人是从小从贫困中走出来的，已习惯粗茶淡饭，只求精神上的充实、满足。再说，终于等到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了，能等到这一天，不容易啊。”是的，人各有志，商人实业家创造的是物质财富，作家学者创造的是精神财富，不过，当经商者创造出物质财富之时，个人首先就能够享受到，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回报，往往却微乎其微，而且有的创造者在其有生之年根本就享受不到，尽管他们已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劳动。这样的事，在文学史上，在现实生活中，还少吗？有人笑海阳傻，他一笑置之。

1992年，潮州升格为地级市，各个部门都在增加人手，当时海阳有条件、也有机会争取调入文化部门，但他又放弃了。他把

自己的业余文学活动定位在创作上。他说，“搞创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，一是自由、自在的心态，一是较充足的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。这就要远离‘中心’，甘居边缘。”从各地文坛的情况看，不少业余作者苦苦写了若干年，做出了一点成绩，就想设法进入与文字沾边的单位。有人是为了吃皇粮端铁饭碗，摆脱生活困境，有人想以此作晋身之阶，谋个一官半职。当文化官员，看似风光，但行政事务缠身，心气浮躁，难以写出东西来。自然，处于边缘位置，你就得准备坐冷板凳，耐得住寂寞。但你能心静如水，文思如流，当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。人总得放弃一些东西的。海阳没白白放弃，《陈海阳中短篇小说选》的出版（中国文联出版社）就是一个回报。据悉，海阳还准备出版第二部小说选集，而电影文学剧本《梅娘》（暂名）已经完成第一稿，他眼下正埋头创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《途中》也已完成初稿，正在修改之中，同时又在构思第二部长篇小说《向何处去》了。他说，只要他还活着，他就会写下去。

我想，在海阳的生命深处，必定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，才使他如此执著。

2002年1月15日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汕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原《潮声》文学杂志主编）

目 录

序一,这朵花儿叫喜欢	刘心武 1
序二,推石上山的人	郑明标 4
序三,一个执著的人	钟泳天 7

在山那边	1
不沉而浮	13
飘逝的琴音	27
老板娘	36
变,莫言永恒	44
五色魔方	82
并非偶然	122

姑丈、妈妈和弟弟	130
系在腰带上的魂	140
人豹之间	164
去 向	169
不仅仅是补偿(原名《苦果》)	179
火、火	195
情 男	227
附 录	295
人性的探寻和表现	295
浅谈陈海阳中篇小说《火、火》的艺术特色	302
我的一点创作体会	306
后记	311

在山那边

从埔仔寨回来没几天，润生就托人捎来牛嫂被她老公毒打致残消息，心头久久不能平静。踌躇了两天，最后还是打定主意去看看她。

火船单调的马达声催人昏昏欲睡。我蜷缩在船尾，怔怔望着两岸峰峦翻涌的云雾，心里头沉甸甸的……

那是去年端午节前后的事了。

润生是我的高中同窗，高考落榜回生产队当会计。他来信说父亲年事已高，快归天的人了，要画张肖像以备后事，叫我寻空去一趟。说寨里还有几户人家也想画，路虽远，划算的。信未还说他隔壁有位嫂子很想见识我。什么嫂子小娘的，这家伙耍什么滑头？管它呢，眼下正靠这个吃饭，有活干就去。好在路还认得。

埔仔寨地处深山老林，山高坡陡，山道崎岖。待到日落西山我才风尘仆仆赶到。润生嫂连忙烧水煮饭，忙成一团。吃罢饭润生带我上寨后坑沟游水洗澡。一路上，老同学说说笑笑，叙说些各自别后情况。

月明星稀，虫鸣蛙噪。

我跟润生一家人坐在庭院芒果树下泡茶闲聊，他七岁的娃摇

扯我的手臂一个劲吵着要弹箏，他阿爹拿旱烟筒敲孙儿屁股，“大人说话娃儿莫闹！”又对我笑向道：“先生家娃多大啦？”

我有些难堪，润生斜我一眼，对他爹笑道：“河川眼高，未讨老婆哩。”娃又去缠他娘，润生嫂一旁央道：“阿叔就弹一条吧，也好让俺开开眼界”。

我弹奏一曲《南正宫》，又弹了《雨打芭蕉》。忽觉有条人影打院门口闪过，也不在意。夜渐深了，润生催促老婆儿子回房睡觉。他爹也自去歇息。这时门外悄悄走进一个人来，润生起身低声招呼：“是你呀牛嫂，坐坐。”

月光下，只见牛嫂二十五、六光景，身材瘦削，眉目清秀，面露愁容。说是山里人吧，犹有几分城里人韵味。她两眼直勾勾注视着我，似乎没听见润生的话，弄得我很不自在。

润生见状故意“咳”一声，然后笑嘻嘻向她介绍：“同窗好友林河川”。

她似有所悟，低下头微微一笑。润生转过脸对我说：“这位是邻居牛嫂。”

我礼貌地朝她点点头，大家也就坐下来。没想她屁股刚挨着凳子旋即又挺起身，说是家里还有事得赶回去。说着斜目瞟我一眼，匆匆朝院门走去。润生也不挽留，跟着送到门口。只见她两脚站在门内，两眼盯着我跟润生咕叽了一阵。我心里纳闷：这娘们真有点怪。

润生随手关上院门走回来，瞅着我疑惑的脸轻声笑道：“她说刚才在外头听入了神，夸你来着。还要我勿漏嘴告诉阿牛今夜串门的事。”

我随口问道：“干吗？”

润生见我一脸怪异，眨眨眼，诡秘地：“我家来了位人物嘛。”

我蓦地想起他的信，“她就是那位嫂子？”

润生嘻嘻笑，“正是她。不认识了？”

我有点不耐烦，“别耍猴，怎么回事？”

润生慢慢拉长脸，神态庄重起来。“喏，说来话长。”说着起身往东房走去。“山里落夜凉，到屋里谈吧。东房已替你收拾干净。”

润生蹲在条凳卷“喇叭”，伸头对着油灯点燃，深深吸一口，望望我，说：“就算讲‘占’吧……”

原来牛嫂姓刘名唤清华，读初中那年碰上“备战备荒”全家因了父亲的历史问题疏散遣送埔仔寨监督劳动。生产队长阿牛是个出了名的地头蛇，他瞧上清华几分姿色，调情耍赖，动手动脚，结果挨了她一巴掌，便怀恨在心，处处刁难。城里人到穷山沟落户本就不容易，这下日子更难熬了。她兄弟实在捱不下去，流窜外地，偏偏这时老父又染上重病。委实没法子，她硬着头皮求阿牛先支点钱抓药，被他在队间强奸了。不久，她父亲病死，连付棺槨都买不起，肚皮里又有了胎儿。阿牛趁机死缠硬逼，托人磨嘴做媒，口口声声如若清华依了他，她父亲后事一概由他料理，以后定准好好看待她。清华思前顾后，为埋葬父亲，也为未出世的孩子着想，只得违心答应。

阿牛一朝将清华弄上手，就恣意糟蹋，全当个发泄工具，稍不顺心就叫骂喊打。家中田里轻重活全推在她一个身上，当牛马使唤。文革一来，他当上造反派头目，三结合进革委，成天劲除开会整人，最拿手好戏莫过沾花惹草搞女人。她孤身一人在这里，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。我跟她家近邻，又常去找她老公办事，闲时她也就过来串串门，彼此熟了，免不了吐吐苦水，憋在肚里难受呀。我老婆摇头叹息，时常劝她认命吧。她说不甘心。我瞧着她就不是那种轻易低头的女人。她逃跑过两次，抓回来都打个半死。虽说我在她老公手下当差，她却没把我当外人，心里信我，有什么事都愿意跟我商量讨个主意……

听到这里我打断润生，“她常来串门怎么又怕老公知道？”